



聖門通考卷之九

四明後學包大耀編輯

錫山後學龔勉校正

姪包 厘同校

十哲

叙曰九官時亮十獻救功虞周之盛剖判僅見古今  
明良昌會豈不難哉孔子德備帝王時逢叔季及門  
高弟若顏並禹稷閔幾張仲伯牛協德柔嘉仲弓戢  
憲屏翰由克壯猷求兼疆理予賜允於出納游夏達  
於禮樂彬乎九官之亞十獻之儔也乃素王違否

群弟固窮弗獲陳諫矢音亢蹟虞庭周室豈不痛哉  
然嘉言懿行章灼傳記百世可知彙集於篇用以規  
後學

王臨川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非也無所  
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何誅罪冉有曰鳴鼓攻之二  
子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弟子于宰予有言辭之善  
于由求有政事之善孔子豈呵其所好哉所求於人  
者薄也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好學閔損原  
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豈不  
樂道人之善哉辨是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  
所以取人者厚辨是非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  
司馬公曰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愚竊以為  
非門人之中獨十人為賢也必以一善取之則門人  
之賢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  
過者也又十哲之外曾點與子路冉有言志而孔子  
獨與點曾參至孝孔子謂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然  
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耶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

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  
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槩耶

### 閔子

叙曰孔門顏子行歲與夫子同道尚矣孝哉閔子閔  
閔德器夫子樂之蓋顏之亞也觀其辭費召止長府  
量君而後入時詘不舉羸經國許謨未試而籌畫之  
素儒有易仕而難進其謂是與夫原憲介矣而或空  
於行義冉有行矣而或歉於達道閔子歲器待用蓋  
兼之矣佐命揚休舉此而措豈非春秋之名世哉

家語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  
子稱其孝焉

史記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前漢書古今人表閔子騫仁人上中等

古史閔損字子騫云云史記同

按前編書閔損生於周敬王十九年距孔子在陳十有三年閔子時年十三歲豈能德行夙成與顏冉同科疑前編有誤當以少孔子十五歲為是

乙丑 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閔損生於魯

乙丑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閔子十五歲

閔子孝無間於人言

閔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衣以綿絮閔子為父御車體寒失轡父持其手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父欲出其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感悔亦成賢母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程子曰閔子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耳

癸巳 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閔子二十九歲

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何也閔子曰吾出蕪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陳之以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

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觀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

尸子載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也

申丙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 閔子三十二歲

閔子騫止為長府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閔子騫問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善事父母順承顏色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閔子騫曰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擇忠良真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三王教子之義也

子華

寅壬

周敬王二十一年

魯定公十一年

閔子三十八歲

孔子為魯司寇

### 閔子辭費召

季氏召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康子不得而知也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束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

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

何孟春曰閔子未嘗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

穎濱蘇氏曰夫子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德行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上之三入皆未嘗仕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曰子獨不見適東海者乎

其舟若蔽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  
不噴觸蛟蜃而不攝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  
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  
矣周哀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有救之譬若涉海  
有甚焉者夫子之不顧而仕其舟楫足恃也諸子汲  
汲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試焉亦隨其力之所及  
而已若夫三子者願為夫子而未待  
顧諸子以為不足為也夫是以止而有待  
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于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  
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  
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  
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閔子四十八歲

閔子從阨陳蔡詳見聖蹟

未巳

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莊子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朱子曰聞聞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閔子純于孝故有聞聞氣象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聞之告曾子曰嚮也  
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

何所感若是乎二子入問子曰然汝言是也吾向見  
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孰識曾子

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

揚慈湖曰孔叢子所謂捕鼠云云者甚夫  
夫子好生之志此皆後儒托辭不足信也  
王拿州曰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  
貪狼之心其然乎豈蟪蛄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  
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  
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諄也

庚申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 閔子五十六歲

### 西狩獲麟

程端學曰聖王在上麟出為祥聖王不作麟出為異  
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桓春秋之始也迨乎莊  
僖齊晉既伯天下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焉歷昭  
定哀陪臣柄國此君臣之大亂也蠻夷猾夏亦始隱  
桓及乎莊公荆楚又盛桓文既沒其勢益張遂主夏  
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阻而吳復興此夷夏之大亂  
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  
相尋先王之紀綱法度泯矣人事悖常則陰陽錯序  
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蟲螟麋或靡所不

見而春秋以獲麟終焉  
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 閔子五十七歲

閔子要經而見孔子孔子善之公羊傳

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夫子與之琴絃切切而悲作

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

斷之以禮君子也

壬戌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 閔子五十八歲

夏四月孔子卒

丙寅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 閔子六十二歲

門人紀魯論



容齋隨筆曰論語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唯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可見矣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亞於顏子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

無枉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不能禮者也臣所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

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焉

韓詩外傳

何氏曰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孟嘗君生戰國末世韓詩外傳有孟嘗君請學閔子騫之事此等文字全不

顧時代年歲殆近莊周寓言之繆矣

替曰

天經地義 孝哉閔騫 父母昆弟 莫間其言

汚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又

子騫違者 閭閻成性 德冠四科 學先百行

人無間言 道亦幾聖 公衮增封 均乃天慶

冉耕

叙曰伯牛受業闕里從阨陳蔡時年四十有八矣越數年以惡疾死脩身順受故曰命矣夫佐命云亡足徵夫子不王之兆顏子不幸而牛復繼之春秋否運吾道窮矣悲夫重嘆斯人斯疾不得已也

家語冉耕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子曰命也夫史記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死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漢書古今人表冉伯牛仁人上中等

誌冉耕少孔子七歲鄆人也

丁巳 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 冉耕生於魯之鄆

辛未 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二年 伯牛十五歲

伯牛從學孔子

孔子始教闕里顏路之徒受業耕之年與路相近其必同學可知

巳亥 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 伯牛四十三歲

伯牛為中都宰

孔子先為中都宰及定公遣孔子為司空乃以伯牛為中都宰餘見聖蹟

壬子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 伯牛五十六歲

伯牛從阮陳蔡

詳見聖蹟

孔子勤小物則以佞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尸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伯牛六十一歲是年孔子自衛返魯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淮南子曰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子路俎於衛子夏失明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者也

申鑒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如故學微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來不終夏花不齊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贊曰

德以充性 行以澡身 二事在躬 日躋而新

並驅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今也莫伸

冉雍

叙曰荀况稱仲尼子弓為大儒夫仲弓德行亞閔冉  
乃與聖同倫其過擬哉仲弓問仁夫子告以主敬行  
恕及問政又以三事告之仲弓曰居敬行簡以臨民  
旨哉契教深矣古所謂日嚴祗敬亮采有邦其仲弓  
之謂與夫禹念前非胡克蓋愆弓能改父之道可以  
觀德矣有子考完咎可以觀孝矣三冉同學而牛阨  
於命求局於藝乃雍仁而不佞其亦賢哉

家語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  
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史記冉雍字仲弓鄭玄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

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子曰犂牛之子

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漢書古今人表仲弓仁人上中等古史與史記同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冉雍生於魯

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仲弓十五歲

仲弓問仁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

申丙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仲弓十八歲

仲弓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

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

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

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

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

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司寇正

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郡臣訊郡吏訊萬民

巳癸卯巳

斯語矣雍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在理可使無怨於事甚難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意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凡制五戒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家語

仲弓曰其禁何禁子曰巧言破律左道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辨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乎孔子曰其餘禁有四馬命服命車珪璋璧琮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於旗犧牲秬鬯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果實不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且辛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仲弓二十三歲

是年孔子為魯司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云云子曰雍之言然

劉向曰簡者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備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歆同人道於牛馬也洪氏曰語顛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佐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云云人其舍諸

饒氏曰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以天下耳目為耳目仲弓局于有限聖人不求盡知而自無不知

雖合天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仲弓問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惇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公六年

仲弓三十四歲

仲弓從阨陳蔡

詳見聖蹟

巳丁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仲弓三十九歲

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

言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

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本為人君疾

天之生人初無不善而人不以善自終而為疾聖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相配故以告之

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匹夫無土之人惟思也所以不怒者思亡其身之禍也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仲弓四十四歲

夏四月孔子卒

贊曰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成性存存

駢用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宰予

叙曰三立不朽言居其次而文以足志行斯遠焉甚哉言之不可以已也聖門言語列科先予後賜夫子奚取焉子曰賜之華不如予之實是則然矣展喜受辭而齊師退子產為命而鄭國寧美言致用豈不備與然夫子又以言取戒予幸中戒賜其不貴言又如此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豈專尚辭哉

家語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言宰予為利病



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辨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  
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云云宰我出子曰云云  
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云云宰  
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  
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  
涉因誤云然耳

漢書古今人表宰我智人上下等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云云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洪容齋曰宰我以三年之喪為父夫子以食稻衣錦  
問之曰安後人以是訊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  
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  
隱乃所以為孔門高弟也

宰我問曰昔者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孔子

曰黃帝姓姬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而聰明治五氣設

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元妃

教民蚕以絲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鳩立六以治民以

順天地之紀播時百穀嘗味草木經內用水火財物

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

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義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莫不從化

嚳子曰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

道而行之

宰我曰請問帝堯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

宰我曰請問帝舜子曰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承受大命依於二女睿明知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大紀曰劉道原以舜巡狩南裔不返欲北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勤授禹天下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豈有益於禹哉道原習而不察也

宰我曰請問禹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  
可親其言可信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任臯  
陶伯益以贊其治與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  
不服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  
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  
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焉

史記曰帝禹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然  
後薦益於天三聖授受事体不同堯之薦舜攝也舜  
之薦禹總百官也  
禹之薦益相之也

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  
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

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滅明  
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  
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  
見焉

古本  
象語

丑辛 周敬王二十年 會定公  
十年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  
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慶焉並復獻攻瘳之方弟  
子謂之曰夫獻方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乃復獻方  
方將安施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三折肱  
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同疾者必問所

以已之之方衆人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  
且以參據方之優劣耳子孔叢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

宰我從阨陳蔡

初宰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遺孔子宰予

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夫子貴義尚德語見聖蹟何必遠辱

君之貶乎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

言為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地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子孔叢

楚昭王將封孔子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

午戊 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子曰

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尊

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

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程子

曰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祿萬機之意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納于山麓耶只是歷試舜也

敢問裡於六宗何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

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祭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 宰我問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於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

未巳

周敬王三十八年

魯哀公十三年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云云使民戰栗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從編

東坡蘇氏論或曰建國各以土之所宜木為社而宰我不知故夫子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不然而已何必曰云云有所不可追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謂孟武伯曰予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嘗斯須忘三桓也古人幾人於社哀公之問社有意於誅也宰我答以戰栗

勸之誅也蓋相與為隱焉三桓之盛至此極矣釋政而授之棄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誅之可乎昭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禍也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為自脩而三桓服無庸誅之也

洪容齊曰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栗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倫類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

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

闕止有寵於簡公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早從御鞅言不及此

劉向別錄田成子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攻田成子  
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  
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  
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讐為齊攻田恒者非與  
恒作亂矣要之田闞止亦字子我故

戰國諸子誤以為宰予皆不足信也  
類濱蘇氏曰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  
來遠矣雖為不善必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  
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  
之亂本於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恒既殺闞止  
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高弟至此豈不  
為孔子惜哉

程伊川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  
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  
有及觀左氏乃闞止為陳常  
所殺亦字子我何謬誤若此  
容齋隨筆曰蘇子由作古史以為子我者闞止也以  
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  
夏四月孔子卒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  
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弑  
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夫子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  
禍畧無一言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  
是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  
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蓋可見矣

魯哀公十六年

王臨川曰昔者道發於伏羲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  
禹湯文武夫伏羲發之而其法未成至堯而後成焉  
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聖人之備也夫以聖人之  
盛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  
人之法自是而後備也豈待孔子一人力哉蓋所謂  
聖人者莫不與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萬  
世之法耳此其所  
以賢於堯舜也

晉王虞宰我讚曰  
翩翩宰我首名言

贊曰

辨以飾詐 言以致文 苟弗執禮 宜莫釋紛

朽木糞墻 置不足云 言語之科 燁然有聞

又

綽彼宰予 服膺宣父 學洞堂奧 名揚鄒魯

喪期設問 五常乖矩 遇我慶成 增封茅土

端木賜

叙曰子貢天資明愷初事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

自謂相同三年乃自知不及蓋學至三年而知識始

達瑚璉之器專對之才可謂兼之矣所至幣聘諸侯

解紛結好分庭抗禮非其德望隆洽能致然哉彼謂

遊說貨殖則誣之矣余惟三晉兩周之士托以自文

而太史公信之班固從而述之使聖門高弟與儀秦

猗頓等同埒毀損其真甚矣不有後世君子之辨孰

與知子貢性道之賢哉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



名孔子每詘其辨家富累千金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問曰汝與回也孰愈云云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適是國必聞其政云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云云詳見後章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贊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古史同

漢書古今人表子貢智人上下等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端木賜生於衛

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子貢十五歲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

子何言吾師之名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

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

之言絞是以絞之也韓詩外傳

辛巳未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  
吾孝兄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  
以學於子說苑

子庚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子貢二十歲

子貢稱王孫商善謀見左傳

趙簡子使成和涉他與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  
成和涉他投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  
商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然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國人巷哭君  
召大夫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皆曰可乃出西門

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和奔  
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  
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

善謀矣戰國策說苑同

子貢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  
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  
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  
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  
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  
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

觀馬爾也

郊祭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子貢二十三歲

子貢從孔子適衛時齊人餽女

林類年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林類笑曰吾之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學長不競時故能壽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子貢曰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又安知營營而生非惑乎又安知今日之死不愈昔日之生乎子貢以告夫子曰吾知可與言者然得之而未盡也列子容齊隨筆云予讀列子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南遊至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將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欲飲則飲何問婦人孔子抽琴去軫

以授子貢子貢曰有琴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絃絃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有絃絃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去今有狂夫守之者矣

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南遊過阿谷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詰之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有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容齊隨筆曰孔子見處女教子貢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則其繆戾甚矣

申戊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子貢二十八歲時孔子復適衛

衛靈公檐被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

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以史鮪言告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司馬執抱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子貢曰昔禹與有扈氏三陳而不服禹脩教一年而有扈氏服故曰去民之爭奚獄之所聽兵革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

蘧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淮南子

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子貢三十歲是時孔子之蔡

子貢為信陽宰信陽古蔡地今屬河南汝寧州將行辭於孔子孔子

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入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古本家語

子壬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子貢三十二歲

子貢從阨陳蔡聞一貫之旨程子曰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至者也

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王充論衡曰子貢事孔子一年自為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夫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而世儒無子貢之才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

象山陸氏曰子貢才最高夫子為望磨礪之者甚至如子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夫子沒門人歸惟子貢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深恩也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

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

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

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立首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機心存於膏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莊子

丑癸

周敬王三十二年

魯哀公七年

子貢三十三歲

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冉求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云云出曰夫子不為也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禮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傳

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踈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子若

是年桓子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夫子意欲歸魯因誠之曰即用以夫子為招云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子貢三十四歲孔子在衛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

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衛鄉林父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

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賈諸戚而善晉大夫二

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知也吾未知其

為知也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

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入臣也臣

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

也孔子業子

子貢問曰聞諸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子貢三十七歲孔子反魯息駕於河梁

孔子北上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甚哀孔子立輿而

問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

子曰嘻若是曷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

不能去也孔子顧謂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不平而

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

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



子貢與衛將軍文子歷稱群弟子之行歸魯以其辭  
狀告孔子子曰賜汝次為知人矣

詳見聖蹟

子貢問為人下之道柰何子曰為人下其猶土乎子  
貢未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  
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  
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

魯國之法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  
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  
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  
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為不廉不受則

後莫敢贖自是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說死

季孫治魯衆殺人當其罪多罰人當其過子貢曰暴  
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  
不若子產之治鄭乎一年負罰之過省二年刑殺之  
罪亡三年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父  
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  
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農夫  
哭於野哭者皆如哭父母今竊聞夫子病之時則國  
人喜活則國人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  
公會吳伐齊吳子呼叔孫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  
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左傳

子貢使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說苑與家語同

齊田常欲作亂悼高國鮑晏欲移兵以伐魯孔子聞  
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

二三子何謂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  
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  
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  
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  
甲兵之事此不可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  
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  
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  
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  
貢曰賜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  
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  
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  
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與主有隙下與大臣  
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  
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  
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  
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  
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賜聞之王  
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  
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

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接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乃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採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採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終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

以兵臨晉臣請北說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因於晉而王制其散此威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銀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賜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少不自量抵罪於吳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採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倚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

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隨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史記

王臨川曰齊伐魯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晉五國交兵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太史公曰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此亦所謂毀損其真哉

劉恕曰司馬遷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能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

華而少實哉

何孟春曰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辨矣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子貢三十八歲

是年孔子定禮樂

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

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

子貢問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巳者四

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尸子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

書策矣

喪記

子貢與師乙論樂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請誦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繫繫乎端如實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記

子貢辭吳盟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

尋盟

左傳

秋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

乃舍衛侯歸效矢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子之公孫彌牟淮南子同

未已

周敬王三十八年

魯哀公十三年

子貢三十九歲

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悔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子貢四十歲

西狩獲麟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也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

為義也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

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

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

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也孔叢子

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子貢四十一歲

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

介見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

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

吾不早聞命傳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貢就館

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

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為去聲因與衛

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若反諸兵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在八年

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

也成子病之乃歸成也病其言也左傳

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晚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  
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矣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家語

子貢問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子  
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  
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子曰刑  
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息  
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朋友之難也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子曰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來屋其始播百穀耕之  
難也焉可息哉然則賜將無息乎子曰望其墻畢如  
也視其閭填如也察其從隔如也此其所息而已子



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程明道曰揚墨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出於子張楊子似出於子夏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者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子貢四十二歲

夏四月孔子卒詳見聖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槩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拒是以雜也說苑

丑乙 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九年子貢四十五歲

淵穎吳氏曰自孔子沒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世子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唯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一返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頌又有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實出吾聖人之門一倡辟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辨聖人之道已久為天下裂矣

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

後歸子貢廬墓塲遺址至今尚存見後廟墓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程子曰以子貢之才從夫子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鈍矣觀孔子沒築室於塲六年志可見矣他

人如子貢三年中待  
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百  
物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鸞飛戾天魚躍  
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焉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  
至賾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二三子以為有隱者也

巳巳

周元王四年

魯哀公廿三年

子貢四十九歲

子貢論越三臣得失

越滅吳號稱霸王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  
盡良弓歲狡免死走狗烹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  
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自殺子貢曰  
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吉凶去而有名種留封侯

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子胥范蠡知能同均  
於是之謂也越絕書

申壬

周元王七年

魯哀公二十六年

子貢五十二歲

初出公輒與褚師比公孫彌牟司寇亥等有怨褚師  
比等復攻輒輒出適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  
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  
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鄉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

為主而國於何有輒乃復奔宋左傳

季康子念子貢而不能以下年分無可考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國封於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

至駘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

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在念言季

孫不能用子貢左傳

子貢之承或在途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

曰舟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

人問子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

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

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

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說苑按承今兗州府嶧縣古魯地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

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

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

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

立稿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

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

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韓詩外傳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

間七十子之徒賜最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

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魏鶴山曰前輩云太史公有一罪云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

黃氏東發曰貨殖傳自計然以來而子貢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夫子所稱貨殖若曰賜未能忘情未至

顏子之庶幾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乎且聖門高弟下與頽拾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汚拱

璧豈所謂賢者諱耶

子貢卒終於齊史記疑在齊平公之世但史傳無可考耳今墓在濰縣詳見於後

### 附遺事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

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

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矣呂氏春秋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

能聽說人譬猶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

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  
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  
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柘夫歌采  
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鄙歌曲名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

聖人不爭也

淮南子曰  
氏春秋同

劉子曰野人棄子貢之辨而說馬圉之辭越王退吹  
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  
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  
見珍者物各有所用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鬲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鬲

而折足行用則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日越人

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

魏靈王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罷衣從風

仲叔御諫曰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內侵

諸侯加兵土地日削內寵無乃太盛與公曰寡人過

矣於是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

能受諫者也

王孫子

冊鉛錄曰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

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荷瑱耳  
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  
詞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

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  
姬而非田常兵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  
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孔子南行至  
楚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  
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已哉○按盧植傳植  
觀此則聖賢之受誣豈一端而已哉○前植侍講積年未嘗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  
轉眄融以是敬之

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  
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  
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  
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  
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法

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  
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  
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也以為易故行之

此申韓之術托孔子之言以欺天下後世耳姑錄之以証其慘刻

贊曰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與其辨

明達之才 穎悟之質 一貫得聞 學將入聖

又

賜之望回 獨云知二 器稱瑚璉 在禮斯貴

服道稱師 名垂萬世 公爵追榮 時裡肆類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千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樹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餘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

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歲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列子



通志卷之九

四



